一线来信

到指定书店买教辅 怎么看

□ 温凉河

家长到老师指定书店买教辅的“新闻”又上了头条。去年、前年的同题新闻都忘记了吗？无论当地教育局能调查出什么样的结果，对别的地方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以今年秋季开学接连被媒体曝光的两个地方为例，算是笔者所在县城的邻县，就在本地很多人转发这消息的同时，本地很多家长或学生都若无其事地去老师没有指定的书店一摞一摞地买教辅——书店没有指定，但教辅指定了，而只要是某个教师指定的教辅，一般而言，全城有货的书店屈指可数。

这些年，每逢学期刚开学或者期末复习刚开始时，笔者所在县城里的几家教辅书店门前，连续多日都是人头攒动，甚至堵塞了整个街道——家长们手里或多或少拎着各种各样的教辅，包括课课练、单元测试、字词句、教材讲解、期末复习等等。

有些老师“指定”的教辅实在太多，根本就写不完，有的老师也并不要求学生全部完成。

赞成的声音有之：有家长说，还不如过去，由老师集中代购，统一发统一收费，多省心；有家长还指责‘告状’的，告啥乱收费？学生总得写作业，反正家长不少花一分钱，让家长自己去找书店，再一本一本找教辅，浪费时间活受罪，还可能耽误工作；也有家长听说某种教辅‘好’，不等老师‘指定’就去买了，他们认为学生只有多写多练才能提高成绩；有些家长认为，老师能更专业地判断教辅的优劣；有的家长表示“很理解”老师可能拿回扣。

反对的声音也有：教辅为什么那么贵？老师得没得好处说不清。老师该得这个“好处”吗？弄那么多教辅，学生写不完，老师也讲不完——也许根本就没打算讲完，好好的卷子那么多，没让学生写一个字就变成废纸，真是浪费啊！有人更干脆——不用教辅，是教师教不好，还是学生学不会？就笔者个人观察，很多人都在质疑，但仅限于私下聊天。

人民视觉供图

买教辅让很多家长不胜其烦，可是好像谁都提不出合理而又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表面上一些地方治理涉及教辅的“教育乱收费”现象卓有成效——有的学校没有‘乱收费’了，可暗流涌动。一些学校和老师不直接收钱了，但跟教辅书店暗通款曲，让家长自己去教辅书店，然后由教辅书店给学校或者教师回扣。而有些反对到“指定”书店买教辅的，并不反对让学生用教辅。被教辅折腾得苦不堪言的学生只能“保留意见”。

笔者一直认为：某些教辅书店、学校和老师从教辅中得到的利益越大，就越可能以教辅的形式给学生布置更多的作业，加重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教辅，是中国图书市场的畅销品，却恰恰是中国教育的病态缩影。

繁荣的教辅市场让笔者对一些图书畅销榜产生怀疑，随便一种教辅，恐怕都比畅销榜上的图书销量大。或许，单品教辅的报税“码洋”上不了畅销榜。表面上，一些教辅的定价不低，家长们买的也不便宜，一种教辅单品销售额绝对可以冲击畅销榜，要说各种教辅单品销售额占据畅销榜前100恐怕也不算夸张。教辅经营，大概在某些地方也算得上一种“支柱产业”了。但是，书店不用交税，只有出版社和印刷厂交税，而教辅书店拿到的“出厂价”却很低，书店的实际销售额无须公开，教辅的终端消费者——家长们的付出，在公开的账面上是看不到的。

据笔者所知，一个县城甚至一个县域的各家教辅书店几乎是品牌教辅的独家代理，我有你无，你有我无，也可以称之为垄断性经营，一方面避免公开的价格战，更关键的是另一方面，避免替竞争对手结账出回扣——一些老师都是从学生的教辅中撕下书店指定页反馈给书店而拿回扣。

据了解，有些学校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了“家长委员会”，目的之一就是让学校和老师摆脱“教育乱收费”的恶名，由“家长委员会”出面联系教辅购买，但实际上还是在学校和老师“建议”下操作，家长们仍然是一分钱不少花，教辅书店照样给老师回扣，本质上还是“指定教辅”“指定书店”那一套，“家长委员会”只是充当“白手套”或者挡箭牌，替学校和老师背书而已。

教辅书店究竟赚了多少钱？作为一线教师，笔者多少了解一点“内情”。举个例子，一本课课练，家长买要花20元，但教辅书店要给老师12-14元的回扣；一本单元测试卷，家长最低15元能拿到，教辅书店要给老师12.5元回扣；一本教材讲解家长35元拿到，教辅书店给老师13元回扣；一本字帖家长15元拿到，教辅书店给老师至少10元回扣。而且，教辅书店因为有学校和老师为之背书，看上去是薄利多销，实质上却是暴利多销。如果家长自作主张给孩子买教辅，书店更高兴。

显然，教辅图书存在暴利的嫌疑。如何切断书店与学校和老师之间的利益链？笔者建议，也许还可以考虑从教辅图书定价开始着手，对出版社以教辅图书定价为课税标准，让出版社不敢虚涨教辅定价。可能有人担心这样会冒出更多的盗版教辅，对教辅书店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应该知道怎么做吧。当然，发现教辅书店跟学校和老师之间有利益输送，那就等于发现了犯罪线索，以行贿和受贿论处，毫无疑问会有更大的震慑作用。

笔者希望：当教辅图书不再成为最畅销的图书，让教辅产业冷清下来，校园的教育环境也许会干净起来，学生的课业负担也许随之而轻一点。

（作者为一线教师）

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休的教育问题。为此，我们拉出一张‘教育圆桌’。

jiaoyuyuanzhuo@sina.cn，等你发言。

基层回声

不能僵化管理教师互相代课

□ 吴志峰

《中国青年报》教育圆桌版曾刊发文章《学校管理要杜绝部分教师的“代课”行为》，对文中表述，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些基层中小学校，教师编制少，一线教师不充足，可以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并无富余。教师因病、事或培训公差等事由出现缺课时，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相应教师自行调换或代课来弥补。这种代课行为在所难免，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空间。

当然这里面还会有一些特殊现象。

一些地方所谓的“副科”在临近考试时被“代课”，成了语数英等教师的主动“代课”，这是一种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理应叫停。但这种做法在某些应试教育的氛围下，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扭转，也并非教师的自选动作，大多经过学校的认可甚至鼓励。要知道，一方面，一些基层学校编制不足，缺乏相应师资，“副科”教师开课恐怕在许多情况下也就是摆设；另一方面，现行教育评价考核机制又过分侧重于语数英等学科的成绩和表现，在临考前，想让有很大成绩压力的学校管理者不把精力集中到这些学科，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难题。这些方面的“代课”就暂且不要一味苛求教师了。

还有一种现象，某门学科的教师长期缺课，可在学校内部又抽调不出教师来任课，这种现象就需要相关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区域内不同学校教师的统一调配来解决，不能总是把问题压给基层学校，让基层学校完全内部消化。因为一旦是让基层学校自行解决，就必然是三种办法：一是挤占音体美师资，让这些教师改行教语数英学科，从而进一步弱化音体美学科；二是让其他满工作量的教师再承担一个教师的满工作量，也会出现其精力体力透支，最终效果也会有所折扣。三是学校自行从社会上聘用临时人员任教，但除非意外，否则招聘到完全合格的教学人员较难，其教学效果同样难以得到保证。这种现象也是为家长所诟病的主要地方。但问题解决的钥匙也并没有掌握在基层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手中，而是教育管理部门的事。

最特殊的现象是，有极个别教师在学校领导的默许下自行找一些社会人员代其上课而自己抽身“小病大养”或离开学校海阔天空干第二职业。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代课”，而是合伙“吃空饷”，侵占盗骗国家财政资金，需要用纪律和法律来制裁。

除以上特殊现象之外，我重点说一下针对普通“代课”行为的管理思路和措施。

当教学对象非本班或本学科时，教师之间由于临时或短期的代课行为不应强求一味按原有课程安排和评价标准进行。

国家教学标准和课时安排本身都会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都有一些机动空间，而不是像工厂车间生产产品一样讲究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必须严丝合缝、毫厘不差。教师在面对不同班级的学生时其教学内容、进度都有相应调整的空间，也有其依据学生学习情况主动调整教学进度的客观要求，这才是符合学生成长发展的教育规律。学校在制订课程表时，也要综合参考师资配置、教学设施等各方面条件来进行，千校千表，没有统一。就是没有这种互相代课行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针对学生理解掌握相应学科知识技能的具体情况，做出个性化的安排或随时调整。不同教师不同学生不同学校的教学，也就根本不可能是同样的时间节点同一节课讲授同样内容，教学进度的课时与内容统一在基层学校很难存在，大多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阶段内赶齐。最后教学任务的完成就在于教师在具体完成教学任务时有弹性空间，能够内部调节进度。因为其授课上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为此多上或少上一节课乃至几节课的差别也并不明显地表现为教学效果的差别。教师完全可以通过强化巩固或适当加快进度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教学效果。这种弹性空间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因为被代过一定的课时就影响教学效果的说法是极为苛刻的管理要求。

在这样的环境下，代课教师在为本班其他教师代课时就可以讲授其自己任教学科内容。通过课时的调节，现在用了其他教师的课，适当时再把课时“还”给其他教师。这种操作并没有损害到教学效果，应该没有什么不妥。这也是体现教师互相帮助、彼此补台的主要方式。学校管理者应该做好备案，整体把握这种代课节奏，防止出现时间过长和有其他倾向以至于损害过学生学习认知规律的“代课”，并没有什么必要机械地让教师必须按课表上课。以维护国家课程严肃性为由排斥教师弹性灵活地执行教学任务、对教师的积极性“封印”是一种违背教育理念和规律的僵化管理模式，理应摒弃。

如果是临时代非本班的课时，有些代课教师一般会指定一些较为自由的任务，比如学生自主阅读、作一些习题等，或者是让学生自习。这样的情况也并非不能存在。一方面，咱们现在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难道不需要一些阅读、做练习或自主学习的空间吗？另一方面，哪怕是让学生闲聊、做游戏呢，能够在教师的负责关照下进行，也避免了出现自由放任的安全事故。这有何不可？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让学生时刻上满了弦？同时，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的培养、学习习惯的养成也需要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来培育和发展，学生初步学习的学科知识技能也需要进一步消化吸收，这些自习课、作业课也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从另外意义上说，比之于基层学校本来就开设不足的音体美课程来说，这样的“代课”大概也算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调节或补充吧！

对代课课堂的管理自然也是不可少的。代课需要备案记录，让学校管理者心中有数实现整体督导，也便于事后跟进对教学进度的评估考核。同时，代课课堂需要有一个区别于正常课堂的简易评价标准，不能完全照搬标准课堂，从而使老师们视“代课”为负担，损害教师之间的和谐互助。面对存在较大弹性和自由度的教学，管理宜粗不宜细，当规定每一个细节都要按照固定的环节来实现时，就意味着管理成了凌空蹈虚，脱离了实际，束缚了真正的教学。管理要到位不缺位、适度不过度，就如同弹琴一样，力度太小缺乏变奏，力度过大就成了杂音。当然，对于极个别教师过分随意的互相代课需要有约束有督导，要及时提醒，即时纠偏，防止影响到整体教学进度。

因此，总体来看，基层学校存在的“代课”行为只要其并没有异化成干扰教学进度的杂音，就不妨看作是教学管理中的润滑剂和缓冲地带，无须简单机械的僵化管理。

（作者为河北省安新县职教中心教师）

教坛漫笔

智慧校园网格化教学管理的思考

□ 王林辉

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给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影响，很多高校春季学期未能如期开学。为使疫情期间“离校不离教、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成为了高校主要的教学方式。为保障线上教学效率，部分高校采用了网格化教学管理模式。

网格化教学管理，类似于网格化城市管理，是建立在智慧校园基础上的。具体来说，网格化教学管理是联合校园内教学要素、教学资源与教学单位，形成网格化教学管理体系，通过教学平台+网络直播（或录播）方式，将教学资源、信息精准传递到网络节点上的每一位师生。

网格化教学管理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组织架构，通过组成教学和管理的交叉交流群，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状平台，可以保障教学需求与响应的迅捷性。其中，纵向组织架构一般是由校级教学委员会、学校教务处、学院教学分委员会、院级教学办公室、教师与学生等组成；横向的组织架构成员包括网格管理员、授课教师、思政教师、辅导员、学生、教学管理人员、教学平台服务人员和各级教学委员会成员等。

笔者认为，这种网格化教学管理模式能保证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通过线上师生互动与讨论，实现教学内容传递与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其好处有二：一是借助于网格化教学管理模式，教学管理部门也可获取每个节点上的教师教与学生习以及其他教学活动中的数据；二是教学督导也可以进行同步在线听课，保证教学监测的实时性与动态性，以及教学评价的准确性。

总的来说，疫情期间，高校积极探索、不断调整与完善教学管理模式，这种网格化教学管理模式将会对教学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种网格化教学管理模式可以推动现代化教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方面，教师会积极学习现代教育教学技术，包括课程的录制或直播、在线测试和作业检查、云上讨论与答疑等。大规模和高覆盖率的线下教学活动线上化，推动了网络课程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为保证疫情期间期末考试与毕业年级学生答辩等工作的有序开展，高校在教育部疫情防控期间教学工作指导意见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答辩和考试方案。如考前考生身份识别、在线考试监考、云上答辩全程录屏等工作，都推动了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与教学管理中的应用，这也将在未来常规教学中发挥强有力的辅助效果。

其次，可以拓展教学模式，满足教师与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更多的优质教学资源和线上教学经验的积累，未来正常时期教学，高校可以采取线上与线下教学相搭配的教学模式，能够融合两种教学模式的优长，更有利于师生高效的教与学。如教师在教学或科研任务繁重的学期，可以充分利用已录播的课程资源开设网课。教师重复使用已经录播的课程并进行精细化的改进，配合课后答疑，既能完成教学任务，也减少了教学工作量。学生对所学习的课程，经常会出现不懂的地方，而录播课程可反复回看，有助于对知识的深入理解与掌握。在选课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选课门数、时间和不同课程难易程度，将面授课和网课搭配选择，学习时间更灵活，有助于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第三，教学管理与沟通方式更便捷与多样。在网格化教学管理模式下，教学沟通与管理更加便捷。通过会议软件的应用，可将日常教学工作会议移到线上，在网络信号稳定的情况下，视频会议既能完成会议预定任务，实现远程的沟通与交流，也可以节约参会者的时间、交通和场地成本，且不受空间和参会人数的约束。同时，结合一些App的应用，使得教学沟通与交流更便捷与多样，导师指导与答疑、师生讨论与互动、学生之间学习与合作，线上和线下混合式的开展,既节约成本又可达到预期目的。可见，疫情助推了传统教学管理与沟通模式的改变，将会对未来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网格化教学管理模式会倒逼教学技术创新。网格化教学管理过程中，可能由于平台集中使用出现网络拥堵、信号传输迟缓和不稳定问题，也可能出现教学软件与平台的不兼容，以及课程直播、会议和答疑等功能无法集成而需要多个App来回切换等问题。新问题的出现给教学技术提出了新要求，这些新问题的解决会推动教学技术创新。此外，学生学习的智能化管理，如学习资源推荐、成绩分析和问题诊断、学习方案私人定制等方面，需要更前沿的智能化技术支持；在线课程学习的扫码签到、网格化管理横向沟通方式、导师预约与云上答疑等方面技术还有很大的改善与发展空间。这种教学与教学管理模式的需求会倒逼教学技术创新，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可以预见“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将成为未来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

在线
能否少

□ 章雪菊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线培训逐渐成为教师培训的一种重要形式，尤其在疫情期间，为了避免聚集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几乎所有的培训都改成了线上进行。这本来是好事，省去了教师线下培训的奔波之苦，但也衍生出很多其他问题。

为了确保在线培训的质量，不少培训平台设计出很多考核评比细则。如，学习任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习视频必须要看完，观看视频的过程中需要不间断地答题，学习日志要有规定字数的限制，等等，细之又细，详之又详，完全把参训的教师当作小学生来看待。其实，这大可不必。

培训当是自主自愿的，不能强制。学习是教师一辈子的事，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欠缺什么，需要补什么，他们最有数。所有来自各级各类部门组织的培训，都只能是辅导，是助导，主导者是教师本人。自主学习、自主培训才是他们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主要渠道，牛不喝水强按头式的培训是要不得的。然而时下的培训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大多都是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部分培训组织方想当然地给教师们炖了一锅“菜”，端给教师，爱吃不吃。这是对教师自主权利的无视或者漠视。有些内容老师们早已烂熟于心，有些内容严重脱离实际，有些内容粗制滥造没有多少营养，教师不想看、不愿看，应在情理之中，因此，不能强制，也不应强制。如果把每一项内容都设置好套子，让老师必须一个一个地去解套，培训岂不是一种负担和枷锁？这样的培训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培训不能有时间限制。老师们的空闲时间非常有限，培训学习只能见缝插针，能看多少看多少，能学多少学多少。毕竟工作是第一位的，学习也要服从服务于工作的需要。尤其开学初，是老师们最繁忙的一段时间，如果再增加很多线上培训，限定时间让他们去学，岂不是在添乱吗？教育是科学，培训是教育的一部分，必须按照规律办事；教育是艺术，培训自当也是艺术的一部分，必须注重方式方法，不能硬来，乱来。

培训不能是应试式的，应试是确保学习质量的一种考核方式，但不能把所有的学习考核都往这个“筐”里装。毕竟教师培训和脱岗学习不是一回事。他们心里有学生，眼里有活，手中有事，并非闲人一个。再者，培训供给的内容不一定适合参训者，如果他们不愿学，还要一味强制，并逼着他们去学、去考，培训还有什么意义？好内容，大家都愿学，还用考吗？退一步讲，即便是参与答题的教师也未必是其本人，代答代学现象在基层学校都很普遍。从这个角度来看，考试更是毫无意义。设置一些题目可以，让教师们自我测试，但不能是强制。

近年来，培训是教师们吐槽较多的一个话题，根本原因在于，各级各类主管部门并没有把培训的主导权下放给基层学校和老师，而是一厢情愿自导自演的，那怎么可以？

（作者为一线教师）

视觉中国供图